

白齋竹里文畧

四明張琦君玉著

重修太守岳公祠堂記

蒙泉岳先生歷官館閣觸權倖落職成化初起守興
化至郡丕釐百度民即康功凡所發慮多宏闊恒遠
去纖而圖大今其蹟實咸可考見嗣吏茲土者因之
則叙革用弗師先生致政及于潮郡之人思之如鄭
之人之思子產立祠涵江渾塑厥象高頰而長鬚白
面美目陽然肖似於其生真若見之春秋稱執而尊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所藏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書名 白齋竹里文略不分卷 正德八年刊本
撰者 明 張琦 撰
卷 冊一
內容分類 集- 別集- 明中葉
索書號 集部- 別集- 7- 21
編號 D74303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4303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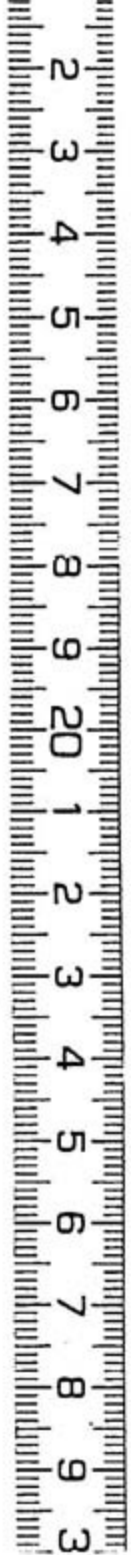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集部- 別集- 7- 21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文本 [白齋竹里文略不分卷](#) 正德八年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No. 2366







明刻白齋竹里文集三冊不分卷

明正德癸酉刊本

白齋竹里文集三冊明鄞縣張君玉琦著正德癸酉自刊
於竹里館撰四庫總目卷一百七十六載白齋竹里集七卷
有嘉靖癸未自序稱守舊編曰既梓平生所作文集
力綿不能盡刻姑更撰數十篇附誌之後知琦尚有
前集新世合已如傳云云蓋四庫所收本乃嘉靖中歸厚後
可續刻此則為其前集乃正德中所刊與詩集並行者也但
齋當何李盛時自闢蹊徑不肯附和雖王弼泚澱其
如夜蛙鳴露不脫居中心味長為能自持三卓尔不

摩者遺真雖微誠後之人所宜珍護也
癸丑年冬月員履復履日閱於閉雲居



白齋竹里文畧

雜著

重脩太守岳公祠堂記

五柳圖說

南莊小隱序

送黃元續之京序

存畊堂記

儒林贈言序

賀少司空李公六十壽序



重刻涇江書院碑陰記

義田說

毛文璧壽七十序

送潘伯涇赴麻哈州序

新脩張氏譜序

送周時謙之任慈利尹序

贈李本元官醫學正科序

贈太守毛公七十壽序

春章懷慈卷序

重脩徵君董孝子行祠碑

封恭人余氏行狀

先菊庵記

孫希尹字說

陳生柱字子立說

陳氏八子字說

賀何士貞新居序

送門人陳東之歸江陰序

東園序

慶包母七十壽序

送周仲鳴之任雲南序

贈李濟之僉憲廣西序

故進士歐陽汝璧輓詩序

送宗朝用之任山西序

新脩定海縣志序

椿桂圖贈史公壽六十序

許謹之序

朱正之壽六十詩序

四檜堂記

送元續詩後跋

跋黃君所藏遠祖告身後

白齋詩集後跋

故小僊吳先生墓誌銘

送屠漸卿赴五井鹽運提舉叙言

馮且人輓詩序

遺稽行實

謝雨祭龍文

祭岳公文

祭陳參政待徵文

代作太宰三原王公祭文

重立涵江書院碑祭文

來軒周先生畫像贊

自贊

恭人贊

見素林先生像贊

劉君贊

瑞茹贊

回祥題辭

論詩

楓抄家訓短述

巖山一寄短述

贈劉大孺人壽序

書函濠文後

送孫編修詩跋

淡齋詩序

白齋竹里文畧

四明張琦君玉著

重修太守岳公祠堂記

蒙泉岳先生歷官館閣觸權倖落職成化初起守興
化至郡丕釐百度民即康功九所發慮多宏闊恒遠
去纖而圖大今其蹟實咸可考見嗣吏茲土者因之
則叙革用弗師先生致政及于潮郡之人思之如卹
之人之思子產立祠涵江渾塑厥象高頰而長鬚白
面美目陽然肖似於其生真若見之春秋稱秩而尊

峇馬堂凡三楹軒其前中為神位左右夾室以歲祭
器階東西有廡可以聚立百執事之人門三重中門
有屋庭中縱可十丈橫稱焉嘗詢之老長者齒及今
五十餘年海平風休青災鮮少為生民流福利到于
今未已蓋民知報公公以是德於民然耳或曰公之
才宰輔也不得彌綸贊畫于天之下而涼涼僅一郡
之界故公所不盡發者有遺靈也夫不以彌綸贊畫
于天下者天下之失其利也其所不盡發有遺靈者
一方之收其利也河漢之水萬夫航之何水德之有
里有井百家取足而日新曰我無是罔以資澤吾生
也公不利於天下而利一方則其為利一方專之專
則厚厚則悠遠所謂百家之井焉如之何弗思祠之
宜也歲久棟宇撓腐茨瓦飄落垣墉裂缺無完堵中
門傾壓可畏琦拜公憂祠之趨於壞也迺播告諸民
曰願新公祠者聽旬日民樂助得錢三十緡募工修
之彌月躍然麗廓然明居然壯若故無而今有者噫
志氣所動乃遽有茲乎先是歲更守門一人今令人
專守當役者賤其金祠之左有地十町蒿且礫發徒

鋤治平其土為垣今守者歲種麥亦足助其食祠去
府治二十里舊遣卑屬主祀事琦敬告于僚友曰公
何如人神之陟降歎非其類哉后此我輩當躬之皆
應曰然於是春秋以為常祀辭則刻之碑陰云

五柳圖說

陶淵明去今千餘載史載其事詩傳其言高風清節
代襲知之獨其當世宅里五柳故物蓋淪而入於荒
不可見矣古今謂陶為隱者予固知其欲有為於天
下隱去非其志也陶桓公拜八州刺史經營盡瘁以

安晉室有孫如潛則欲避而遺危於國呼夫鴻漸之
翼不可以當虎步之風亦末如之何矣乃言曰悟已
往之不諫已往者其欲為之心哉欲為而志不得行
故見幾於作宋檀道濟嘗餽以梁肉欲有所薦達乃
麾而去之則其志節兩存可知也予思其人好讀其
書而又思其草木夫思入及其草木則彼巾車蕭蕭
者日吾堂在矣此五柳圖之所以為作也夫

見素林先生文集序

堯禹咨俞成典謨出史官贊述之文中庸七篇為子

思孟氏所親作非其當時方言謂語粗瑣而成章遽若是乎其然也是故言者文之形也文者言之精也自夫開辦漢則見古之深習識陋則見古之粹條理疏則見古之密曰彼其時然而言然耳高視尚古仙覩下處以爵之噪終莫為鳳之吟逐流駛駛姑辭酬物於是乎望其復古以圖不朽難矣都憲見素林先生蓋嘗軍此曰載籍所書先覺之尊德行事皆夫入職業獨文乎哉是故修辭屬筆一切翦截陳言乃欲攜今而還之古及既平蜀來歸私第嘗授手檢

觀焉覆而益瀋探而益深久然后有得論曰先生蓋文自五經出入左穀序事如杜預之溫詳記載如司馬遷之沉實採輯如班孟堅之該廣銘書如彛鼎之峭峭短簡小墨如良工之玉屑得之皆可以飾簞簞而增華重然則古之文今之文歟范宣子自侈其先世為不朽魯穆叔曰此世祿非不朽其在言之立乎雖久不黷先生之顯祖開始于九牧之賢歷帝王者五易姓而文臣學士滿天下范氏莫加焉先生無以為也氣節動勞海內聞之數十年蓋立德立功齊之矣

言餘事也而猶如彼乎用情哉是之謂三有立焉是之謂不朽

南莊小隱序

士有薄於世味相期於貴富功名之外出入與凡人同而人莫知其所趨加之若有指之則無夫是之謂隱自沮溺之徒出而后隱者之迹著迹著而其風始高士之慕悅其高而入山之野者始尋逐於後世矣夫隱非得已也而高之以立其門而招來者則相望成風天下將誰與辨哉予近歲來自京過廣陵高君

之飲其廬因示予南莊小隱詩一卷而請予言序之予初疑之憲之有此亦將隱者之門欲往乎君朴情而古思墾田治宅賦事獻功與齊民等聽其言施舍一一皆世間事然后知其為託而隱者而非其真也故曰小隱云爾凡天下之言小者不嚴以居之謂也而憲之微意不在四字之間乎高氏出齊大夫之族入唐宋以至于今未嘗乏顯者而其季父亞司空又當朝各卿孟仲之間甲舉而庠遊者日衆而諸子讀於家吾伊之聲聞乎里第誰非出門而領仕者哉

而憲之履此亦盛滿之會也識微君子於此有懼焉
故憲之乃託而隱者非其真也於是作南莊小隱序

送黃元續之京序

事向大不汲汲於此惴然於彼者可與言盡性矣南
田黃先生源續以弘治癸丑進士入為翰林編修居
逾年文名近盛一代典禮方將繕以參稽以毗興

先皇帝文德之化此其忠於其上之性也念曰吾年盛
而母年老為忠之日長而孝日短迺陳以終養焉既
得

請歸侍其母十三年兢兢不遺其志母沒而深里者
三年喪而葬克日周以禮此其孝於其親之性也念
曰吾

君暝而吾年老為忠之日短焉治裝將圖北而部檄
趣者適至於其門枉鄙齋相別而酌之琦乃歎曰嗟
乎夫匹夫之孝於其親有之矣是心勝或忘其君人
臣之忠於其君有之矣是心勝或忘其親忘君失忠
非孝也忘親失孝非忠也偏邪杆格懿性相為賊且
奚以立極經務不敗迺事哉若先生者可與言盡性

矣

存耕堂記

予先世無隆產又不克商賈胥徒執權量操筭篋為罔藝踐營之事唯沿習儒業役志乎善猶夫人之從事乎彼也傳至琦蒙

恩受秩祿視祖產差進地亦可留子孫畔矣願予之厚留不在是也夫自井田法壞民無恒產每以貧富強弱為得失蹊田而效之牛者旦旦有之况雨暘愆期或螟螣作災於其間雖有負郭安得耕且飽哉惟心

方寸地耳貧不得而鬻富不得而賂強不得而取弱不得而予苟平正開治使夜氣滋息仁為之犁禮為之鋤義為之鉅智為之圃則殷殷之歲赫赫之發天下莫加焉與其千頃之為子孫留孰若予方寸之留之為愈哉故告子孫曰吾遺汝者非遺汝土也吾心汝遺也厚不厚罪在我子孫當曰我耕者非耕我土也我祖考之心是耕也勉不勉罪在爾周公所謂厥父蓄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非吾存耕之意也非吾存耕之意也念之哉

儒林贈言序

市立之衡而四方之觀低昂者取平焉道述其長之善不自士君子出之弗信也衡為市之平君子為義理之平夫安得參其私哉里巷之歌前史多述為美談然怨德分而聲譽殊終非義理之極莫若是編之出我君子之口也郵令長丁君通將有遠行報政於朝儒士毛君瑛陳君鵬霄十數輩不能忘於去君也序為文揆為古長篇或寡詞短句皆能黜駁破滯滯玉有以發其華而不遺其實它日執政者或得公

閨夫庸知其不以斯言作之衡也歟

賀少司空李公六十壽序

辛巳四月

聖天子入嗣大統播告天下與之更始為維新之治萬方臣庶遠邇小大罔不抃手頓足以相慶時少司空望山李公居間數歲未嘗以憂樂忘天下而覩見斯時其為情宜何如蓋視凡尤異也六月十一日為公生辰計甲子一週之會猗歟嘻哉不偶然耳及執黃先生存吾輩屬某叙言以奉賀自惟受知於公非一

日也安得辭嘗思公蚤歲朗秀清溫文思豐敏可畏
既而科第終聯以起累官雲司陞京兆副尹遷卿光
祿尋拜中丞進少司空所至皆憲憲有令績會逆臣
用事見幾謝以歸時髯髮尚未白也及今六十矣古
者當國多老成耆舊之臣六十豈遠身之日哉公乃
進以禮無所用志於出日稽典禮為著述暇則招所
與遊以詩酒相從事不知老之將至焉昔司馬文正
公居洛十五年與文潞公諸人為耆英之會是時文
正之齒獨未及後起而入相以成元祐之治行業功
名至於今有聞則其所以為壽者曾少減耆英諸老
之列哉公居鄆與文正居洛迹亦相似也

今天子聰明神聖願治之志勇於元祐之君興賢舉廢
欲俾在野無遺遺元老又非止其當時之人是以知
公之行業功名必有以壽於國無疑也公明志以持
謙雖秩在上卿恒與鄉士齒而不肯相先古人所謂
大成若蹊者是也有子以文雄時卓有兩進取隱隱
為將來之慶則所以壽於其躬者又安有盡哉壽於
其躬者衆人之偶同壽於其國者君子之獨盛蓋竊

望之

重刻涵江書院碑陰記

載記孔轅不南往春秋闡域未華通而涵江之有孔其附疣不足信歟然某得見晦翁跋辭乃知李唐時宣尼孫孔仲良者為莆田令歿於官子孫留焉莆有孔則此始也宋理宗朝守臣楊君棟始為宣聖宮表請得御書涵江書院四大字刻用木碑之迄今三百餘禩碑蠹將就仆趺石亦侏缺弗堪以街某嘆曰惜哉碑荒孔沒無稽子孫不能昌湮於草莽齊民耳

與南流一支真本而入於訛也於是易木與跌視故物稍堅且可久命善書者摹焉工刻之

義田說

井田法壞而世有貧人君子可與立義矣義田立義之端乎載籍所書賑窮恤墮君人之政乎爾義田行於臣民不聞也有宋范文正公一行民到于今稱之嗣范無人焉而僅見於今恕齋高子然高子單然起儒生秩大夫之祿量所入未行而慨然行之不疑嗟乎堯叅大政而其子忠宣公復登百揆何啻十倍高

子哉孰難孰易有不足辨夫必待其易而後行噫吾見宗尚親戚貧而釜不沃者多矣師其心不師其迹用其情不用其力多寡廣狹以時為地高子所以為善學范子者歟

毛文璧壽七十序

成化間予與毛君文璧皆以書經赴有司鄉舉累失利遊學吳會與居鄉為平生之交至弘治中予始入論列忝科第既且薄宦南北及致歸二十三年于茲矣先是趙君文升孫君允防章君彥純四三輩亦相

友善獵藝文無虛歲允防文升繼登鄉書而彥純與君獨淪滯今諸友後先皆物故而踽踽惟君與予在焉歲庚辰十一月九日直君生日而友人楊君德成先期以賀篇見屬蓋予方有感也惡得辭夫難得而易失者時也至高而難詰者天也君惠清易諒文字論議瀲灩乎引手可成章嘗記新淦李公維揚朱公為吾寧守令時皆加獎薦出凡格之外而竟沮不進乃歎曰已哉已哉人皆如噬臍之易甘而我獨射石之難入亦命也於是退而鋤瓜種樹遵養以自晦若

將終身者天其罔加意於斯人獨忍總乎哉譬諸草木區類別焉然其大細長短各具一太極以為終始大且長非有餘細且短非不足也又况造物者恒寓損益之微於其中乎且天於人之壽為至吝貴富時榮多所不惜此其權衡在天世或不能察而予於君獨有占焉耳人之壽以百年為槩七十者日昃之離矣由十而望百果實熟而未墜之時也君能以德善充其體根以謹節護其枝葉以靜安庇其風雨至於果實墜地草木之道全矣夫觀物以知人觀人以知

化類論君之壽也將謂老言不足信也歟

送潘伯涵赴麻哈州序

上虞去郵二百里君子有聞不及輒相近恒歎焉去歲為正德辛未予由大理寺正領守興化人曰興化文賢大郡也難為守憂之人又曰上虞潘君伯涵今為郡推君往有協也余始釋焉迨至郡相見甚喜君亦以鄉故遇予日惇惇疑政相稽心智資以明既默以自愛也時少府李君某恭而敏叅府吳君某愿而詳而君在推位慎而炯余處三君子之中獨踈鄙焉敏

莫如李詳莫如吳炯莫如君然而晚於道有聞不多
得罪於群黎百姓君子不吾勞我將能哉壬申八月
庚戌卯報至以君出知麻哈州麻哈在今貴州西南
鄙利躬者期不入衆為君難之九月壬申戒行余與
李君吳君舉酒進謂君曰遠行得無不懌乎君起酌
大釀濫飲浩氣而昌聲曰嗟乎先王建邦成國五服
縣其疆各用治之師長天有遠土君無遠民奚在而
不欲生之麻哈屬

天子之區則其人吾人耳矣遠而化或不能遠塞而
風或不能流是故以王官尹之意盖有所付而責之
難耳吾得有銜乎中哉昔余以御史居內臺出按全
吳嗣今文物阜寧上國以拂執政謫於閩閩又產才
出震名方而興化推尤吾旣皆臨焉荒遠弗至則知
國豐繁而莫知其索落知國聲華而莫知其燕鄙亦
學者闕識而寡由且何以敬告

天子溥文德而濼殊軌哉我行矣尺蠖之屈信不億焉
余聞之曰壯夫子哉無不懌我固不足與測也復飲
飲醉以別

新修張氏譜序

張受姓出黃帝之後入周漢間而族始著后此益蕃
弼臣智士產聖師儒相望乎史籍而各祖其所自興
而張氏之為譜者雜然矣吾族譜逸於有元之季遂
莫得其真聞先君言昔有仕宋從高宗南遷因家慶
元之鄞今鄞張氏凡數族而皆非吾所同祖嗚乎自
鄞有張氏纒四百年爾而其族且莫之辨况於遠稽
乎故無譜以志世焉不可也樂書之善不能淑樂盈
而衛狄之輩皆顯於自奮使子孫不類祖亦知我何

哉故無譜而必欲它求不可也吾家所存先祖由十
甫君而下至琦為第六世故琦所修新譜姑自十府
君始書所徵也子孫百世不替引之蓋未為終憾焉
琦又嘗聞之光君曰鄞漢五族也巴嘗與講世而
溪山知白之後先伯父工部府君

送周時謙之任慈利尹序

孔子稱才難釋者曰才者德之用才固不倚於一優
也周制六行六藝漢舉賢良文學安定胡先生分經
義治事之齋觀諸子體用以難才也夫然後明揚四

方以學著者不虧政以政顯者不歎文是故名當時
而聞後世士固獨才其文哉臨海周君時謙舉辛酉
鄉薦乙丑授莆田學諭至莆莆庠弟子恒三百里從
型化咸和而齊再科凡得舉子十五人進士二人視
前躍其數有自隆也當道薦而獎者二三至願出於
倖求及今夏陞湖之慈利尹衆為喜君色靜而安
與群僚拜揖于闕所轄郵公之前教日未已也夫學
優者持其博識政則拙政優者騁其幹語文則沮
則憂沮則困困在真為才也君始為儒官曰儒官
兼也講議博學不失其旨而已矣遷為政官曰政官
吾職也及民阜物不失其安而已矣夫去之若本無
之者固有肯為外加者一動其中哉孟公綽為趙

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黃霸守潁川治行第一
入相則功名罔攸聞二子者豈其善老而習潁歟不
能擴充以盡其才云爾有台為吾浙東南巨州赤城
山水納金桑方壺之氣懿哉先覺又有若方陳諸公
皆以道鳴其鄉將不有聞其風而興者乎誠有聞其
風而興則才又不難矣豈孔子特為周臣發歟

贈李本元醫學正科序

章服命人之有德術業顯諸人之才民始有不安其
凡矣帝王之世爵無定錫朝伏於野暮則取而庸之

短褐窄幅巋然化為冕裳之貴士甘以凡民自終哉
後世尊科目擢文揚秀率三歲一舉十舉不售倏焉
蒼哀智者不待至此而後返也李君本元脩淡清溫
業舉子克勤而緒謂宜前禽之將無失也三發而不
獲於是囊書椎槩歎曰嗟乎命與文仇怛怛若是哉
迺出就應天醫學正科醫學亦冠服之會士奚損焉
人之言曰不為儒則為醫上其儒之試也古之君子
微臣小宰不恥為之期以自別於庸人况肩儒之官
乎且夫列鉞陳兵高居師帥之堂非不嘖然大霍然

光也而庸中不學行事無聞人將黷之亦於此何觀
焉本元儒生耳稽古平物於寵辱得喪蓋將默運而
徐定之矣孔子曰官先事士先志夫心之所之謂志
志立雖出此入彼不失為懿惡在其格制拘哉李氏
遠祖出唐同姓之族歷宋元間高明輩出而本元綿
其慶不落春秋趙孟為世祿之家居然而削物盛故
耳本元薄仕不嚮乎時榮后其將大莫測焉盈虛隱
於天人之微誰則知之乎吾故不以言於公卿之門
而為一醫科云爾本元以為何如

贈太守毛公七十壽序

太守毛公士脩是歲入從心之年門中諸從昆輩以予友毛君文璧屬賀篇于予蓋公嘗與予言欲有辱命諾之茲豈得辭序曰夫陰陽寒暑變而道不渝是故在天為有恒夷險進退得失異而情不殊是故在人為有恒恒者久也久有壽之義焉予初識公端齊清美羣居物色望之可敬曰此其人必養者充焉成化甲午公舉浙江鄉薦會試南宮失利既而抱玉回者屢屢文益進氣益銳而無歉容曰此其人必守者

定為天官卿察公遠器奏

天子倅湖廣荊州府居九年亢而不激政平而惠溥荆民順治吾又曰此其人且必服大僚焉然君子可以觀其格而不可以觀其心公再疏乞致仕得請進臨江府知府以歸歸且十載矣其充而養者守而定者前其人即後其人無少易也此為有恒何如而悠久之道不占有孚矣况夫天地之氣有常數虛所以補盈也消所以益長也溢諸豆而區則縮焉濫諸釜而鍾則虧焉理必然者公也目明齒完志慮未衰而蚤

為之所且復進德樂善以答神貺此則世不知而公
自知之天亦何假於言哉蓋今之有餘充其昔之不
足也蹉然空谷求其長廊之音也煙舫雲藤遠其乘
馬之塗也賓客壺樽之集川吸而未已矣者易其公
餽之不可久也是為序

春草懷慈卷序

僚友末康程君瑞卿生十五年而失其母夫人某氏
二十年矣嘗與其言曰吾母見銚總角而不及見
冠且婚知銚已能讀書而不及知忝科第入仕宦

吾父高年無恙而母獨背歿不得共享此升斗之入
故每讀孟郊遊子之吟則涕泗不自止因撫其末句
之義題曰春草懷慈既已乞圖于陳君惇賢矣子肯
費一言為我張之乎嗚呼子以此歎瑞卿之仁而悲
宰我之無是心也宰我曰舊穀既沒新穀既登鑽燧
改火期可已矣推其意以為人子之心隨時物而邁
往則小祥之外其皆驩虞之境泰然無所用感之時
乎莊子曰哀莫大於心死罕予之心死是以如彼其
忍也瑞卿背其母至于今幾新舊穀之更哉而眷眷

猶如此蓋曰草春生之也子母育之也草不能答春陽之恩而子無以報慈母之德其為情一耳其心固不死也迹以為圖圖以存心則春草之為懷夫沒未已也夫人心每患乎無所感觸有所感觸則天知天能油然而發勃然興矣而不然者槁木之不植也宰我之不靈也非孝子仁人之心也非孝子仁人之心者尚得謂之人哉

重脩徵君董孝子行祠碑

古者凡有功於民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

祀必有祠迺承於無窮禮也乃若仁人孝子之有祠為之宮宇立像建儀而歲時祭享之不闕者亦禮歟然天下之言德者必于性而天下之言功者必于德孝之德出于性則其所以立極興教淑人化俗者孰有加於其功哉然後知孝子仁人之當祠百世俟聖人而不惑矣按舊誌董孝子黯字叔達後漢和帝時人世居鄒邑幼喪父獨與母居篤孝養母疾思飲大隱之水遠莫之致於舍旁鑿土埴得泉如大隱味奉之以進母飲而康比鄰有惡子王寄之母以黯母孝

諷寄寄疾之伺黯外出毆辱其母死黯悲痛懷隱恨
不發俟既葬母及俟寄母死且葬乃斬其首祭于母
之墓自陳於官奏聞和帝詔釋其罪旌賞異行召拜
中郎不就後歿封純德徵君即其故宅立祠祀之歲
久祠壞唐大曆中刺史崔殷一嘗修之至

皇朝洪武初加封命有司每歲六月六日用特牲致祭
焉且古今人同此性雖不能為徵君事而景行服念
徵君者無不然也特天下知其孝而衆善之備或所
未察耳夫報讎報母是其發於義也葬而後舉是其

合於禮也又俟讎之母死而後舉是其盡於人之情
也自陳於官請死是其奮於勇也封拜不就職是其
出於介也一孝立而五德盡焉在大賢君子以上所
或難况求之凡民之間哉徵君蹟實漢史失其詳而
見於他書可考事覈足徵非若眇幽荒昧惑世而誣
民者此廟祠之舉脩天理之宜也詩曰天生蒸民有
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其此之謂與南東里舊
有徵君行祠正宇三楹居其神後有寢室湫隘陋
日就圯里之善人張琰周瑛率同志者募財及人力

圖新而廣之乃從舊宇之前創為穿堂又衡為屋三楹又南築甬路直抵通櫺或柱石為門又南跨水為石橋皆鞏壯可久興事於正德元年畢事於嘉靖元年予亦里人也方虞廟事之向廢無所為力耳得二人者有是舉敬樂道之子也不在秉彝好德之中哉

封恭人余氏行狀

恭人姓余氏諱淑清宋余襄公之後家世清白族衆願蕃先從姑為恭人從伯祖母後稍踈遠不相通好問成化乙未姑之子衡於予為外兄見某家中衰而

嗜學媒於恭人之祖父成我婚姻恭人天資幼成性靜而多慧聽聞其兄弟講讀輒能記且時致詰中機緊衆女中服其能雖衣製尺度必就考問乃始刀剪初某聘期近城中有富民范姓奪婚亦欲以是期交幣翁志惑焉恭人女質畏羞見事迫微言謂其母曰無輕棄儒生業既許不可改也翁竟止後歸某同甘苦奉其父母燠先霜露食不違晨昏月朔忌旦清明寒食之墓祭或蔬穀熟而薦新先期憶之不一忘及期必勉盡豐潔力不及乃就約耳某性鈍恒夜讀書

至二三鼓五鼓復起織維以相從未嘗先寢見寒苦
每羹盃酒飲我無滋味雖薑菜取齧之以相慰藉不
知家之窶與其身之勞且勤也某登弘治己未進士
拜南京大理評事由北而南恭人携子女皆從焉寺
職司平反要囚有不安者或歸與恭人言之間有所
得辯有偽造印信三人法當死刑部議成牒發左寺
審予矜其陷于法太易逾日志未決恭人問之曰何
獄也予曰假印罪死耳恭人曰銅鑄木刻之即曰審
以竹篾作邊中布置字畫恭人曰是不成印非堪行

使遽問此毋乃不可予因覺之駁還三人果得生兇
子輩嘗語及周興嗣千字成文何以作恭人聞之測
曰但把平仄字分做各一韻可安排耳又聞講左氏
敗夫以成父之謀則深非之曰惡可哉兩解之不得
則身死之何以殺其夫也居九年某有守興化之命
恭人又携子女皆從焉明年郡境旱某齋居公堂累
旬日雩于神得雨又明年又旱雩于神又雨民喜謂
某鄙誠所格也恭人在帷房之外率子女羅拜協禱
之某初不知孝子劉君閱今有書抵予曰往歲夏旱

之日聞明公發誠昭格于外夫人率家人致誠齋素于內平日內助之功可知而遭此變非獨明公之憂一郡之憂也教子女雖未成令能然惓惓不失其正郵人好事佛多為尼媪談福緣所惑恭人絕之未嘗通徃來見乞者鰥嫠廢疾則推分飼之厮圉童僕有愆違雖盛怒詈之即止未嘗聞其搥箠聲也廬臨通衢雖開闕終年不暫闕門戶有急遽未嘗亟趨走男女輩哂之曰孃胡走不快則微笑應之曰姑徐徐耳正德乙亥十一月十二日以疾卒于正寢生天順戊

寅距卒時得壽五十有八歲莆大夫尊者皆臨而吊之吏民數百輦皆相率來哭之歸塋于趙橋之西村子二人長曰嘉慶娶金氏繼王氏又繼陶氏次曰嘉遇娶錢氏繼姚氏女二人長德真適同里章思義次懿真許月湖陸金輝孫男一曰方旦聘陸氏繼娶林氏夫匹夫匹婦有表信之行沉而不傳者多矣事之不傳言之不立也不幸莫大焉恭人已矣其或不寢寔於身後者尚幸有太賢君子銘筆是賴哉某謹狀

先菊菴記

先菊菴者侍御林君以吉燕所也君曰予生辰先重
九一日故自署曰先菊菴未有述以文者非茲不敢以
託君亦不容於不君託也念其嘗負好評之癖初居
鄉時迹而遊者衆焉夫嘗無擇焉既乃遊四方所接
曰衆而擇有所不逮曰明德稽賢吾已矣既又窺四
方所接日益衆而所擇益有所不逮又曰敏道立名
吾已矣后被命來守興化初至望山川觀草木鬱乎
菁華則歎曰美哉茲得無賢人乎問古訪今果師師

皆賢傑也而侍御后以告暇回鄉相見為獨晚然則
適厥容穆如也測厥中淵如也遵吾道之軌以軼賢
人之駕不在斯人歟以先菊自署亦君三致意者四
時錄功乎秋而歛芳于菊蓋時物受成之會也夫五
行之氣迭運而生人宜若無心然而立德君子迎而
將之以探天地之蘊以會萬物之變以大日新之德
者先菊之謂也聞君先公御史大夫魁梧秀肅如高
山大林君席之有餘地焉迺讀書如寒素又蚤發科
第擢風紀之職則鞿鞞其先宜矣而願與菊相先後

落如也知天知人君子哉於是乎書

孫希尹字說

鄉貢進士孫君思行受父命將以今年為其子相行冠禮筮_得九月某日擇賓則吾鄉芳遠徐先生為先期思行來留都過予於邸寓曰某願有請久矣相兒將冠先生盍一與進之乎予重其請遂字相希尹而告之說魯伊尹相湯恥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罪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蓋尹之志也孟子曰志壹則動氣伊尹之志在於自任則其於

當時致理召祥阜物而康時偉然為商一代良相者何莫不由於茲哉是以相業莫大於伊尹成尹之大莫過於志此相字希尹之意也相大父南山敦上古禮獨能舉冠禮於不講之餘而思行君奉而行之以責其子之成於始冠之日芳遠先生亦贊襄之而予又以希尹望焉則生也雖欲無為尹得乎哉

陳生柱字子立說

初陳君清之與予辱師生之契十餘年後予奔走宦途契闊至于今作意重遊得一會問曰別來得令子

幾曰嘗有二息釋而岐嶷皆不成而今在者吾弟潮之子柱奉父命告廟嗣我後者也予見柱爾雅敬長尊賢有禮而不虐羨曰是真可以後清之者也清之曰柱子弱冠字未確望先生命之且禪以說是誠所願焉予遂以子立字之進柱而語曰宮室之道最先在得之地又先在築之基又先在立之柱然後棟梁椽桷之類泛而附焉然後陶瓦塗墍粉澤從而加焉而宮室之道始畢矣予聞生始祖有厚深之德屬元季騷離而隱約以葆存厥後是如居室有其地也而

其祖松岩翁乃父清之君又以賢善開弘其世業是如居室有其基也有地有基豈非柱任事之時乎蓋柱在立之而已矣易大傳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夫陰陽以立天剛柔以立地是天地不能無所賴以為立也而况於人耶且仁義足以立人之道則生之立有所持循而學矣非仁無為也非義無由也尊德崇道以立其本然後展采措事而文章禮樂飾焉則柱也其今日之全材哉

陳氏八子字說

江陰陳東之自蒙及長遂予遊授業尚書補郡庠生
試累失捷就時例入國學既而拜職廣右榮旋未莅
官而予適省舊相過見其諸子聯絡升東階拜我王
光相暎可愛焉東之曰兒輩次第長已有名未字誠
望先生為一取且復賜之說俾知所循勉以進予不
能辭東之長嗣本先字子培當矣蓋本為木之根木
非土不生故中庸之書曰栽者培之然則培之道宜
隆次校字子教人非教不成故孟氏之書曰校者教

也然則教之道宜嚴又次柱字子立蓋柱從木從立
有勝任之義故書曰底柱然則柱之道宜立又次材
材木之質也字之以子良蓋天下之木多矣梧檟榱
枅常百一不可多得人見其美必指曰是材之良也
則材之道宜良矣又次楷楷者度之端也字之以子
方蓋物圓則流惟方可轉以人見其凝定必指曰是向
其方也則楷之道宜方矣又次檢字以字約夫檢有
省飭之義可以立德而內事語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檢之道不在約歟又次桴字以子聲夫桴有感觸之

機可以召氣而動神人曰捷於桴鼓蓋是之謂也桴之道不在聲歟又次果字之以子碩取易碩果不食之義陰極陽生道幾無息果之道碩乃備之矣且子於此蓋三致思焉八者又有相成之義而孫當胥與勉兄之所宜入德者無致其志弟之所宜從事者兄用其情則全善兼休而為陳氏之亨益長矣昔者荀淑生八子皆稱龍而最良者一人竇氏生子五皆稱桂而五子者皆顯諸生將為荀氏子乎為竇氏子乎子雖老居遐鄉亦拭目待哉





